

編者的話

由於時局的轉變，戰後的香港，一度是中國大陸不同省籍的人士南來的目的地，他們當中，有來自不同階層、職業的，有的將香港視作中轉站，伺機再轉往其他地方，也有的在此處落地生根。他們從別處帶來的專業知識和眼界，滋長了本地各行各業的發展，而電影業便是其中之一。

南來影人過往對香港國粵語片的影響，一直是本地學者研究香港電影的重點之一。而因應五十年代東南亞閩僑需要而產生的廈語片，雖然一般製作水平較低，但亦不乏閩籍文化印記，而且作為一種特定歷史、地域時空下的產物，當中包含很多深層的文化意蘊，值得探討。但相信是由於資料匱乏的緣故，本地的專家學者對這一頁的香港影史一向極少關注。由戰後至六十年代中香港出品的二百多部廈語片，由於極少在香港上映，本地相應地較少文獻記載，加上經已消亡多時，令她就在這個急遽轉變的都市中，像史前恐龍一樣，覆沒於新生事物之下，深埋於歷史土層中，逐漸被人遺忘。

香港電影資料館一直沒有忘記這條恐龍。早於本館成立之前，已故的前任研究主任余慕雲先生便已孜孜不倦地搜集、分析大量有關香港廈語片的資料，他撰寫的有關文章亦輯錄在其著作《香港電影史話》第三至五卷中。到建館之後，他收藏多年的大批資料便成為本館出版的《香港影片大全》第三卷（2000年）及第四卷（2003年）中廈語片部分的基石。這兩冊《影片大全》出版之後，有關廈語片的資料搜集工作仍未中斷。2007年，前任研究主任黃愛玲女士特別委約居於新加坡的潮廈語片研究者蘇章愷先生，在當地搜集資料，留待日後整理作出版之用。另一方面，《香港影片大全》第四卷出版距今，亦幾近十載，這段期間本館館藏亦增加了不少有關文物，包括影像資料、特刊、戲橋、報章剪報等。

然而，上述種種原來仍未足以整理出較為完備的廈語片出版刊物。在編者接手這個研究項目之後，經過研究主任蒲鋒先生的評估，我們將目光移向台灣和菲律賓。於是我到了本地的大學圖書館，搜集了存於那裡的台灣《聯合報》和菲律賓《華僑商報》，補充了大量的電影首映資料，以及有關廈語片的報章報道。接著我們根據上述新增的資料，在原有《影片大全》的基礎上，整理出新修訂的片目資料，輯錄在「附錄」的「香港廈語片片目」當中。

而為了紀念余慕雲先生對廈語片研究的開拓之功，我們特別輯錄了他談廈語片的舊作，與大家一起懷緬他走過的足跡。

論文部分，我們邀得剛發表了專著《Rethinking Transnational Chinese Cinemas: The Amoy-dialect Film Industry in Cold War Asia》的戴杰銘 (Jeremy E. Taylor) 教授，撰文追溯菲律賓日治時期的政經狀況以至其後的國策如何影響港製廈語片的發展。鍾寶賢教授則從福建人移居海外的歷史出發，追蹤廈語片的興衰。容世誠教授從「族群意識」角度，探討多部「新興廈語片」所呈現的集體經驗和身份認同。黃仁先生則撰文闡述廈語片和台語片的互動。蘇章愷先生帶來星馬本土角度，從廈語片的文物探討電影的「南洋」氛圍。蒲鋒先生則從香港電影的脈絡本身，解讀廈語片的流變和影片特色。由於音樂是廈語片不可或缺的元素，我們亦邀來台灣南管專家王櫻芬教授和本地學者余少華教授根據現存的影像資料，分別撰文分析廈語古裝片的南管音樂，和廈語片音樂中多種方言文化交錯的現象。

此外，我們亦輯錄了四位影人的口述歷史訪問，包括廈語片「第一女主角」（第一位女主角）鶯紅女士、活躍於台前幕後的王清河先生、以出色歌舞技藝享譽影壇的莊雪芳女士，而早年拍攝了逾八十部廈語的凌波女士更兩度接受訪問。另外，雖然我們不再有機會訪問已故的小雯女士，但透過照片，她亦與我們分享了她的經歷：事緣其兒子吳恩德先生將母親珍藏多年的照片捐贈予本館，其中有的呈現當年南音樂人拍曲的情景，也有的記錄影人赴菲律賓表演的情況，現有部分收錄於書內不同章節中，有助讀者了解那個時代的面貌。我們十分感謝這些影人及其家人的支持。

在此，編者特別鳴謝在籌備過程中給予了大量寶貴意見的容世誠教授和戴杰銘教授。最後，要感謝的當然還有本館的各組同事，特別是杜蘊思小姐。謝謝！

吳君玉